



收发室的女保安

□郑中天



两年前,女儿买了套较宽敞的房子,给我和妻子留了一间带卫生间的屋子,我做梦都没想到耄耋之年还能住上这么明亮舒适的房间。小区毗邻江边公园,站在客厅阳台上,观碧波、闻花香、听鸟语……小区什么都好,就是出门需爬一段长坡,对我这个老者而言还是较为吃力。

搬来这里后我订了一份报纸,常去收发室取报,结识了一位中年女保安,她态度好,人也漂亮,小区业主都喜欢招呼她。近两年我因患贫血病,人越来越消瘦,每次去取报纸女保安都要叮嘱我:“郑叔叔,人是铁,饭是钢,您这么瘦弱,一定要多吃点东西才行。”

“岁月不饶人,我已八十开外,只能少吃多餐。小区环境不错,就是石梯坎爬起来感觉力不从心。”

女保安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,向我透露了一个少爬梯坎的诀窍:“这个小区建在陡坡上,大致可分为四层,你家住底层,上坡爬梯坎费力,可以先上几步梯坎,进到负一楼的车库,然后坐电梯上一楼,出来后上几步梯坎,又进到第三层的负一楼车库……如此循环坐三次电梯,就到了小区大门旁的楼房。”她的建议让我脑洞大开,照这路线,可少爬一大半梯坎,节省不少体力。

退休后我爱好写作,出版了几本书。虽走进黄昏,身为业余作者,在力所能及时,总不肯轻易搁笔。我向晨报投稿,有部分稿件被编辑采用,和女保安混熟后,取报纸的时候,我故意把报上发表的文章指给她看,她惊奇之余掏出手机,把我写的文章照下来。

“郑叔叔,您满头银发,写的文章能见报,我一定要认真拜读。”

然后她给我打开收发室外面的闸门,我不用掏磁牌,也不用在人脸识别系统前扫描,凡老人和小孩过闸门,她都会主动开门。我观察了一下,小区收发室另一位姓雷的男保安也有这种习惯,处处为业主着想,这种服务态度,好似春风拂面,让业主感到温暖。除了收发室门外的闸门,客厅还有一扇铁门,门前放了一张桌子,桌面上放着“业主户位表”“来访人员情况登记表”“装修服务人员进出登记表”,凡有装修工进大门,女保安的态度变得严肃而认真,她一边登记一边叮嘱。

“记住,装修噪

音大,节假日一律不准施工,业主间要相互体谅,平常施工上午8点到12点,下午2点到6点,如果超时作业遭投诉,那就要被停工。”

今年九月天气出奇地热,我到小区外的菜鸟驿站给家人寄包裹,上午9点多钟,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,菜鸟驿站还没开门,我只好回到收发室外的客厅等候,女保安问明情况后主动表态。

“这么热的天,老年人不宜在此久等,您如果放心就把东西交给我,等菜鸟驿站开了门我帮您寄。另外还有不少其他菜鸟驿站的‘跑跑’来小区送快递,我也可以交给他们代办。”

我听后异常感动,这并非她职责范围内的事,我与她非亲非故,她肯帮忙说明她是热心人,我急忙掏出10元钱寄费,连包裹一起交给她。

“郑叔叔,您把手机号码告诉我,办完后我把快递员手机号码发给您,如果后天家里人没收到包裹,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查询。”

说完后她在报头上方写了一行字,从收发室的窗口递出来,接过报纸时我眼里闪着泪光,这才知道她叫朱进芳,手机号153×××6696。

“这是我的名字和手机号,您今后有什么事,可以给我打电话,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人混熟了无话不说,我夸朱进芳年轻漂亮,每天早上身着黑色保安制服,骑一辆轻型摩托车,从七八公里外的家赶到小区上早班。晚上七点下班后,仍然是这身整齐的装束,骑着摩的英姿飒爽地驶出大门,一瞬间便消失在灯火明亮的公路上。她听后哈哈大笑。

“好多人都夸我漂亮,但我不年轻了,是1975年出生的,明年就满50岁啰,儿子都参加工作了。小区的业主,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认识,大人、小孩进出大门都愿意跟我打招呼,个别男士还跟我开玩笑,我丝毫不介意,这才是普通老百姓过的生活……”

我在成都,重庆中心城区、万州区三地先后居住过四个小区,在收发室这个岗位上,她是工作最出色的一位。如今又成了我忠实的读者,我从内心感激她。我们出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,彼此能融洽相处殊为不易。老年人最怕寂寞,进出小区大门,有人嘘寒问暖,说几句贴心的话,内心寂寞顿消,谢谢您,朱进芳女士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猪油蒸豆豉

□徐昌斌

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今天要回来,放学后,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外面玩,一路小跑赶紧回家,学校离家不到一公里路,几分钟就到了。

每逢这天,是全家人“打牙祭”的日子,也是我最乖巧的一天,我一边做作业,一边想着爸爸带什么“杂包”回来。过了许久,天色暗下来,爸爸没有回家,妈妈还在外面,灶房里冷锅冷灶,肚子开始咕咕叫唤起来,妈妈是赤脚医生,但凡生产队邻居有大病小伤的,她要赶过去帮助救治,不知道今天又去哪家了。那时我在读小学二年级,年幼的我只好倚靠在门槛上,无助地等待着他们。

突然,我闻到一股猪油蒸豆豉的味道,穿透力极强,直沁心脾,闻着香味来到周婆婆家门外,我远远地朝着堂屋望去,周婆婆看见门外躲躲闪闪的我,朝我喊道:“兵娃,你妈妈去河坝院子看病人去了,到婆婆这边吃饭。”我走了进去,周婆婆端出一碗沥米饭,还盖有一勺猪油蒸的豆豉,我接过饭碗,裹了猪油的豆豉犹如下饭神器,一碗米饭轻松下肚,虽然没有打成“牙祭”,但这顿饭我还是吃得饱饱的。

老家在重庆市永川区的跳石河,是非遗食品永川豆豉的发源地,这里民风淳朴,邻里和睦,跳石河的老婆婆、小媳妇,人人做得一手好豆豉,外嫁姑娘们还把豆豉技艺传到十里八乡。豆豉可做调味品,也可单独成菜,丰俭由人。豆豉单独成菜时,一般是蒸来吃,猪油蒸豆豉的做法极其简单,家家户都会做,在蒸沥米饭时,小碗里舀几勺豆豉,加一小块猪油放在甑子里一起蒸,豆豉浸着猪油的脂香,猪油沾着豆豉的酱香,激发出妙不可言的混合香味,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味蕾。

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,猪油蒸豆豉是餐桌上的主打菜,跳石河长大的娃儿们人人都吃过,一粒豆豉一口米饭,吃得特别过瘾。多年后,我在城里按揭买了一套房,每月工资省吃俭用还房贷,生活费不足时,猪油蒸豆豉常常用来充当菜品,我教会老婆用猪油蒸豆豉,她还别出心裁添加一些姜丝、蒜片,加入辣椒面、花椒面和味精,还用过滤渣来蒸豆豉,豆豉味道也更加精致可口了。

后来,市面上出现老干妈、饭遭殃等精加工豆豉调味品,他们的做法与猪油蒸豆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近年来,永川豆豉在精加工上,分明有些落伍,作为中国豆豉之乡的永川,豆豉振兴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今,物产丰富了,餐桌上的菜品应有尽有,很少再把猪油蒸豆豉当作一道菜来食用,仅仅在菜品中作为调味品了。

曾几何时,少年扒拉香喷喷沥米饭那个场景,至今萦绕在心间,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混着猪油蒸的豆豉,那是儿时难以忘怀的味道,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味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

野菊花

□李黄英

1

走到十月
许多花草都已经退场
一身铁骨的野菊花
还在热烈地开
风如野马奔腾

一片片叶子
不约而同抵达黄昏
秋天的围裙里,兜满了
落日金灿灿的影子

2

季节暗下去的时候
野菊花像一盏灯
将它走过的路全部点亮
冷清的原野

奔跑着它艳丽的身影
瞬间热闹起来
每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
明媚地笑,用力地开
不辜负一寸寸美好的时光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)

老妈的“亲戚”们

□周成芳



我妈的亲戚,按理说跟我一家都有关系。可事实上他们只和我妈有往来,或者说只跟她单线联络。

昨晚我妈打电话给我,住29楼的侄女给她送了好多黄瓜,让我带点去吃。她特别强调是住29楼的。据我了解,她住的那栋楼里还有一个侄女,住在16楼。

我妈这人爱主动跟左邻右舍打招呼,管她认不认识,用她的话说挨着住就是缘分。两年前的某一天,我妈在电梯里遇见一位中年女子,她提着大包小包像是搬家,一问果然刚搬来,住29楼。我妈主动帮她布置新家,还带了家里的小东小西给她。女人感动极了,没几天就给我妈送来一篮鸡蛋。我妈又回赠给她几袋自己做的牛肉干。女子跟她是本家,都姓程。这下好了,女子改口叫她姑姑,两人越说越热络。

我妈人缘一向不错,听说“侄女”的女儿还没对象,就帮忙物色了一位帅气的警察,两人很快喜结连理。她“侄女”家来了客人,总爱请“姑姑”坐上席。当“姑姑”的有一手好厨艺,隔三差五做些美食端给“侄女”一家享用。去年冬天,她“侄女”去了海南探亲,两人三天两头打视频聊天。我妈总说29楼的“侄女”对她很亲。我至今没见过那位“表姐”的尊容,我的两位哥哥更是对那位新增的“表妹”闻所未闻。

我妈那位住16楼的“侄女”,据说是一位教师。我猜测两人多半是在电梯或小区里认识的。我妈老跟我说那“侄女”太重感情了,上次她做了小手术,人家买了一大包补品来家里探望。这年头哪有无缘无故对您好处的?我表示很不理解。我妈这才说,那家的小孩喜欢吃腊肉、汤圆、饺子之类的,我妈知道后就经常做了端去,还将自己做的咸菜、皮蛋、盐蛋之类的送到她家,一家人喜欢得很。可那些又值不了几个钱,我妈反复强调这点,称那“侄女”送的值钱多了,她内心很过意不去。

“她姓啥呀?”我随口问道。“跟我是本家呀,她见到我都是亲热地叫大

姑。”我妈乐滋滋地对我说。

“也姓程呀?”我故意问她。我妈以前认的有些侄儿侄女其实是姓“陈”,为此我多次强调不同姓。“姓陈,反正读音差不多,你一天太较真了!”我妈对我的观点很不满。

我妈还有一个“表侄女”,是她去年住院认识的。那女的刚进病房时一脸的苦相,不停地打电话称自己命不好。我很反感负能量爆棚的女人。我妈倒好,主动和她拉家常,还把带来的水果给她分享。那女人像是遇见知音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妈痛说不幸家史。我妈很有耐心地听她唠叨,细声细气地安慰她。那女人的脸终于阴转晴,后来几天病房里再也听不到她骂骂咧咧的噪音。

我妈出院时,那女人刚做完手术,非要下床送她,两人加了微信,我妈跟我说那女人和我外婆同姓,让我叫她“表姐”。我妈从此又多了一门亲戚。

我妈后来常打电话关心那“表侄女”的生活。两人在电话里一聊很久。某天她竟然将那女人请到家里吃饭。有几位阿姨约她去农家乐玩,她笑嘻嘻地在电话里回绝了,说“表侄女”来了。那些阿姨也没多问,知道我妈的亲戚多,不是“侄女”就是“表侄女”,又或者就是“表弟”“表妹”之类的。

我妈说过两天她要去省城,“姨侄”开车送她去高铁站。她那个“姨侄”我见过,就住她住的小区附近卖厨具。我妈打听到他是外地人,又离异单身,就经常邀请他来家吃饭。那男人的母亲姓程,他叫我妈“大姨”。

我妈到底有多少“亲戚”,估计连她自己也不清楚,我也从不去干涉她到处认亲。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么“亲戚”,她的晚年生活才过得这么有滋有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